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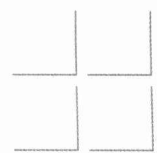
文本的
跨文化重生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

贾燕芹 著

21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本的 跨文化重生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

贾燕芹 著

21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本的跨文化重生: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 / 贾燕芹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161 - 5047 - 4

I. ①文… II. ①贾… III. ①莫言—小说—英语—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207. 42②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205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87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得到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项目号：12AZD086）资助

21 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

编委会

主编 张 健 刘洪涛 石江山

编委 (以姓氏首字母排序)

马克·本德尔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蔡宗齐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曹顺庆 北京师范大学

陈小眉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陈跃红 北京大学

邓腾克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郭沂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承元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黄运特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季 进 苏州大学

刘洪涛 北京师范大学

陆敬思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

博达伟 美国密西根大学

苏源熙 美国芝加哥大学

宋炳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

石江山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

王德威 美国哈佛大学

谢 明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奚 密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张 辉 北京大学

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总序

张 健

营造良好的世界文化生态，促进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对话与交流，借以实现和谐世界的人类理想，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质和相对的共通性，由于其包含在特定社会生活内容当中的丰富的情感诉求和对于人性的多方位思考，由于其所具有的较强的可读性和极为广泛的受众基础，它的国际传播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中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要义之一，就是“和”。为了“和”，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因为在这种文化看来，绝对的“同”必然导致绝对的“不和”。这一点，与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之间互荣共生的时代精神是完全吻合的。中国文学因此成为世界上了不起的文学之一，中国人对于本国文学的思考因此成为人类思想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的文学及其对于文学的思考不仅仅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同时也符合人类和平发展的根本利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为了保证当今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通过我们创造性的工作，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群能够分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人类文化的繁荣与世界的和平作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重大而崇高的历史责任。

有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作为中国内地中文教育与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之一，近年来一直在跨文化的文学传播与交流方面进行着积极的尝试和切实的努力。为此，我们成立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并且从2009年开始实施了一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计划。其旨归有二：一是希望站在民间和学术的立场，通过与国外教育、学术

机构中有识之士长期有效的合作，在海外直接从事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传播工作，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最鲜活的状态和样态；二是希望在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国际化的大趋势当中为本土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增添新的契机、新的视阈和新的活力。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除组织召开跨学科、跨界别的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有关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外出版发行英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翻译出版中国作家的重要新作及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著，在国内编辑出版著名英文期刊《当代世界文学》的中国版，发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海外文情报告以外，还包括了另外一个后续的大型项目，即分批出版《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

我相信，这项计划的成功实施，可以有效地展示中国文学的当代风采，有利于建构世界文学中完整而真实的中国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及其文化的了解与认识，有利于不同国家、种族和民族间的文学、文化乃至思想和学术的交流，有利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经验的积累，有利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方面的发展战略与策略的探讨和调整，有利于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创造性发展。它的意义应该是重大而深远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次跨学科、跨界别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反响很好；英文学术期刊《今日中国文学》现已正式出版四期，面向全球发行，在西方的作家、诗人、批评家、学者、编辑、出版商、发行商、文学爱好者、汉语爱好者当中业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当代世界文学·中国版》已经编辑出版了四辑；列入“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的作品和作品集已经通过了论证和审定，其版权协议、翻译等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在完成英译以后它们将由美国方面的出版社负责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海外文情报告和英译的国内学者论文集中的一部分也已进入付梓出版的阶段。由于中外双方的精诚合作与国内的多方支持，计划终于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初步的实绩。

但另一方面，三年多的传播实践在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事业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这项事业的高度复杂性和它特有的难度。文化、制度、社会现实上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海内外之间多方的沟通与磨合是我们日常的功课；超越实务层面的理性而系统的思考是我们需要迎接的挑战。“中国文学的海外传

播”无疑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崇高的事业无疑又是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精力、智力和心力的。究竟应该如何去遴选作品，才能表现出当代中国的文学及其研究的独特神韵和真实风貌，才能反映出中国社会历史性的变化？怎样做才能保证乃至提高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有效性？应当如何从发展和变化的眼光去看待外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欣赏趣味，去看待中国本土的文学及其研究的传统和独特性？如何理解和对待海外汉学在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海外传播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资源，提升高学养、有神韵的翻译能力？如何更有利于海外出版物向教育教学资源的转化？凡此种种，显然都需要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思考。人类崇高的事业必然是有思想的事业。我们需要来自多重视角的洞见与卓识，我们期待更多同道在智力和学术上的跟进。而这也成为我们设计《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的初衷之一。

当然，这套书系的创意，绝非仅仅来自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实践性的迫切需求，除此之外，它与我们的学术追求和理论抱负，与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历史趋势、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事业的总体认识和判断，同样有关。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迅猛发展的进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已经进入国际性的跨区域、跨文化、跨族群互动交流的新阶段。内地与台港澳地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和学术上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日益频繁而且日渐深化，中国内地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悄然融入世界文学和国际学术的广阔天地。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缺少不了中国。西学仍在东渐，中学正在西传。在一种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当中，如何发展和看待中国的文学及其研究，早已不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已然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话题。中国的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对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这四者已经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世界性格局正在由此形成。

在这种背景之下去讨论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自然是离不开国际意识和国际视野的。特别是当“涉外”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已然成为一种需要人们高度关注和重视的新“现实”的时候，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内涵、功能、方法、层次、意义和其所适用的范围显然已经并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涉外”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并非今天才有，但在过去，

它们明显属于一种边缘性的附加部分，而今，它却成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传统意义上的“涉内”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无疑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丰富和拓展。这种丰富和拓展要求我们在理念观念、认知内容、思想方法、研究范式、传播方式、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相应的调整，以一种更为自觉的态度关注和引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领域的一些历史性的新变化。

世界性的格局，需要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国际化问题。这种国际化实际包含了外化和内化两个最为基本的方面。其“外化”，是指中国文学及其本土研究在国际上的传播；其“内化”，指的是发生在中国文学及其本土研究内部的自我调整与优化。这种自我调整与优化最为根本的内驱力当然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但它显然又是同域外文学及其学术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同中国文学、本土的中国文学研究向外的传播及其反馈密切相关的。外化和内化应该是国际化问题当中相互依存、交相互动、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我们强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向外传播，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自身的调整、建设与优化。

但问题是，在一些人那里，这种“外化”往往遮蔽了“内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些人看来，所谓“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本身实际上不仅是既定的，而且是恒定的，所谓“外化”或“涉外”，无非是要把这些既定、恒定的东西以一种既有的方式“向外”传播出去而已。殊不知，传播即交流，而交流从来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在交流的过程中，交流的双方乃至多方或早或迟，或显或隐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情况亦会如此。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学固然依旧是“中国文学”，但它已经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而是经过了“他者”理解的、打上了某种“他者”印记的“中国文学”。这种情况反转回来势必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本土原生的中国文学。在一种世界性的格局之下，“外化”和“内化”、“涉外”和“涉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无论是就传播的主体、客体、中介，还是就传播的环境、机制、动力而言，都会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微妙的、多层多向互动的转化过程。对于这一复杂的转化过程的理性总结和系统研究，不仅会直接推进海外传播的实务，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内”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和“涉外”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当然会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和统一性不可忽视。我们应当看到在两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的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需要重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于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所提供的反馈性影响，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外化”，同时也是为了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自身的进一步“优化”。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国外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文学及其研究的情况和国外大学相关机构的教学科研情况。尽管我们和他们在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在文学及其研究方面有着丰富而成功的经验，我们无须也不会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但是他们作为“他者”所提供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有选择地借鉴的。在文化和学术跨地域、跨族群、跨语言的交流与传播当中，“差异”的积极意义有时或许大于它的消极意义，有了“差异”才会有“差异”与“差异”之间的互识、互动、互补、互融、相生，才可能生成人类文明多元而和谐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就此意义而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完全可以并且正在成为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其中的一个带有交叉学科性质、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领域。这一由中国文学与传播学两个基本学科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耦合而形成的新兴领域，就目前的情形看，已经具有了可持续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比较明确的研究目标。尽管它在短时间内还不大可能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但我相信，经过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随着研究资源的不断丰富和积淀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它最终是完全可以建构起一整套属于它自己的、逻辑化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愿我们《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的陆续出版，对于加快这一学术发展的进程能够有所助益。

我们希望这套大型的研究书系能够提供一扇了解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海外传播与接受基本状况的窗口，打造一个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思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问题的多向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很显然，这套书系不可能为人们提供终结性的统一结论，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次理解、尊重、包容、借鉴乃至超越彼此间差异的新的可能，让海内外更多的有识之士从这种围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问题而展开的，“和而不同”的，跨学科、跨文化的多重对话与往复交流当中，获取新的启示、新的灵感、新的兴趣、新的话题和新的动力。《论语》有言：“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我们真诚地希

望这套书系的出版能够得到国内外更多朋友的关注，同时也希望海内外有志于传播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同道们不吝赐教赐稿，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这项有益于人类福祉的事业。

2012年7月29日

21 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编辑说明

“北美中国文学研究”主要是指美国、加拿大两国，尤其是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它是以英语为主要学术语言，以北美为主要基地，以从事中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为目的的机构、媒介、人员及学术成果的总称。传统上，“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被归入北美汉学或北美中国学的范畴。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北美的中国学研究逐渐取代欧洲，成为西语世界新的研究中心。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北美中国学研究更是欣欣向荣。这不仅表现在北美大学相关教学科研机构、从业人员的数量庞大，专业期刊众多，出版的著作、译作，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发表的期刊论文的数量据西语国家之冠，而且研究的整体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面对如此繁荣发达的景象，对其进行研究，以往的“中国学”或“汉学”这样笼统、宽泛的概念，已经不足以区分其内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还会影响我们对其学术成果的识别和利用。因此，引入一级学科的概念，将其中的中国文学研究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及时、全面地掌握其最新文献资讯，追踪其发展动向，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成为一个紧迫的学术课题；在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新形势下，这一研究也必将承载重要的文化使命。

“21 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的设计和启动，建立在中美两国学术界近年合作开展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事业的基础之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于 2007 年与美国知名杂志《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开始学术合作。在当年，我们为该杂志约了一组中国当代文学的专栏文章（2007 年第 7-8 期）。2008 年双方合作在北京召开了“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 年，双方合作向国家汉办申请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项目，用来支持我们在美国创办《今

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杂志,在美国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召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如今这三项工作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新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当中。随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实践工作不断取得进展,我们意识到,这些实践工作需要学术的支撑,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同时,我们在实践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而这些是我们以往在书斋里或课堂上所不大可能意识到的,于是我们在产生了困惑的同时,也产生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兴趣。我们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驾驭“实务和研究”这两个轮子,那么,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和中国文学研究事业都会获益匪浅。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在2010年成立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开始系统推进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21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就是这些学术规划中的重要一项。

正是基于学术和文化两个方面的考量,“21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在选题规划方面,与国内已经出版的多种海外汉学丛书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立足于“新”,将时间限定在“21世纪”。尽管新世纪到现在只过去十多年,但这十多年间,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成果总量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并具有鲜明的特色。我们有信心通过这套丛书,把北美中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最有代表性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其次,丛书汇集的是两大类成果。第一类是北美学者用英语撰述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这一类成果很多,我们着重选择那些在方法论上有突出建树的成果,通过翻译呈现给读者。第二类是中美学者对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进行研究的成果,旨在总结北美学者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经验与教训、理论与方法。其三,丛书在研究北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成果的同时,也研究这些成果的生产者和翻译者,消费这些成果的北美作家和普通读者,试图描绘出中国文学在北美传播和影响的“路线图”。

丛书计划出版15部著作,每年推出3—4部,用4年左右的时间出齐。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的出版,能给汉语学术界的中国文学研究提供镜鉴,也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实践工作有所助益。

序 一

刘洪涛

为燕芹的书写序，是我十分乐意做的一件事情。一则我是燕芹的导师，为学生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这部著作写序责无旁贷；二则，我与她研究的对象——莫言和葛浩文有些缘分，因此有话可说。

时间要回溯到 2006 年。那一年夏天，我随同校领导访问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参加两校成立孔子学院的签字仪式。在那次访问中，我拜访了俄大有 80 余年历史的知名学术期刊《当代世界文学》编辑部，还结识了俄大美中关系研究所的葛小伟（Peter Gries）教授和当时刚到俄大英语系任教的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博士。此后二三年间，借助孔子学院的平台，两校的合作关系全面展开，这包括纽曼华语文学奖的设立，英文学术期刊《今日中国文学》的创刊，“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和《当代世界文学》（中国版）的出版等。2008 年，首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评奖，我有幸与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教授、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彭晓妍教授、香港岭南大学徐子东教授、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共同担任评委。纽曼华语文学奖的评选规则是每位评委提名一位用华语写作的作家，通过电话会议，6 位评委分别阐述推荐理由，然后进行投票。经过三轮投票，葛浩文提名的莫言胜出，获得首届纽曼华语文学奖。2009 年，我陪同莫言老师赴美国领奖并参加莫言学术研讨会，和莫言老师第一次有了近距离接触，也第一次见到了莫言小说最重要的英译者葛浩文教授。在为莫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有一个发言，题目是《莫言与中国乡土文学传统》，大意是说，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有两个传统，其一是启蒙主义批判传统，其二是文化守成主义传统，鲁迅和沈从文分别开创了这两个传统，而莫言汇合并创新了这两个传统。会后，莫言老师对我说，你说的有道理，我的确是受到过鲁迅和沈从文影响的。问起对葛浩文翻译的看

法，莫言笑说，他翻译我的小说，已经不是我的了。莫言的前一句话让我高兴，后一句话让我心中一动。在会议期间，我多次与葛浩文交谈，向他请教莫言小说的翻译问题。这显然是他得意的话题，话匣子只要一打开，就滔滔不绝，让我深受启发，也开始认真思考莫言那句玩笑话里蕴含的学术意味。2010年，燕芹考上我的博士生。她本科是英语专业，硕士又拜本校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章燕教授门下，打下了较好的英语文学基础，有一定的翻译实践经验。她在和我讨论学位论文的选题时，我谈了对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看法，鼓励她做这方面的研究。燕芹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思考，作出了令我欣喜的决定。燕芹还对我说，她是山东人，是莫言的小老乡，莫言小说中外人不容易理解的方言、茂腔和乡土习俗，在她则能领略其微妙之处。这让我更增强了对她写好这篇论文的信心。

2011年8月至2012年8月，燕芹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博士联合培养项目的资助，赴俄克拉荷马大学访学一年。在那里，她得到了石江山教授的悉心指导，搜集到更多的研究文献，还参与了《今日中国文学》杂志的许多翻译工作，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学位论文写作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回国后，又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数易其稿，终至大功告成。燕芹的博士论文无论是匿名评审，还是参加答辩，都得到专家、评委们很高的评价。2013年5月顺利通过答辩后，燕芹又一鼓作气，对书稿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达到了出版的要求。

燕芹的这部著作选择了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八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作为研究对象，从政治话语、性话语、方言话语和戏曲话语四个方面，细密地比对原作和译作，分析译作对原作偏离和变异之处，以及葛浩文译文的处理手法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对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进行如此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是首次。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在第一时间给燕芹打电话，祝贺她选了这样一个有前瞻性的题目。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召开的莫言学术讨论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除了阐述莫言对中国乡土文学两个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之外，还提到中国有一批与莫言同样高水准的作家，之所以是莫言获奖，与他的作品在海外有更多优秀译本，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和影响力有莫大的关系；而进入异文化空间的莫言小说已经与原作大不相同。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是想着燕芹的研究成果的。

燕芹著作的正标题是“文本的跨文化重生”，最后一章的题目是“走向世界文学：莫言小说的跨文化重生”，这画龙点睛之笔把葛浩文译本的价值大大提升了。燕芹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判断，与她系统吸收了当代翻译理论和世界文学理论有很大关系。早期学者往往质疑翻译的价值，认为原作经过翻译，会造成原语国文化信息的遗失甚至扭曲，因此建立在译本基础上的文学阅读和研究不可信赖。但也有先觉者如德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本雅明为译本大唱赞歌。他在写于1923年的《翻译者的任务》一文中，认为译本的价值不在于从字面和句法上忠实地复制原作，而在于忠实原作的意向，在于挖掘和传递原作的本质属性。由于译作晚于原作，同时也因为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从来不可能在其诞生之日就觅见所有选定的译者，因此它们的翻译往往标志着其延续了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与发展，“翻译也将迈过原作而前行”，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诸多翻译理论，与本雅明的翻译观一脉相承，从不同角度和领域，肯定译本之于原本的独立性及其“重生”价值。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学术界兴起一股世界文学理论研究热潮，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的戴维·达姆罗什在2003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达姆罗什在书中为世界文学下了三个定义：第一，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第二，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作品；第三，世界文学并非一系列一成不变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从自身所处时空抽离，以超然姿态进入许多别样天地的方式。

“椭圆形折射”是达姆罗什借用光学术语“椭圆形反射”（elliptical reflection）自创的一个短语，意在表明民族文学在进入世界文学空间时，不是简单、直接的“反射”，而类似于穿越了一些介质（例如语言、文化、时间、空间等）的“折射”；民族文学透过介质“折射”成为世界文学，与它本源的样子已经大为不同。达姆罗什吸收了当代翻译理论研究成果，把翻译看成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时必须穿越的诸多介质中最重要的一项，认为翻译是帮助民族文学跨越语言藩篱，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流通并获得广大读者认可的必要途径；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一部文学作品，在其本民族当中，哪怕地位再高，再优秀，如果

没有其他语言的译本，就很难为其他民族所熟知，就不能成为世界文学。

歌德在 19 世纪初叶创制的世界文学观念，在 180 多年里能持续激起思想界、学术界讨论和研究的热情，原因之一是它为民族文学开启了一条上升的通道，对民族文学而言，意味着崇高的荣誉。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奖励机制，如评奖、排行榜、文学节庆、会议、书展等活动，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把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变成了一种竞争活动。这种现象被国际学术界称为“肯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因为评价体制永远受少数人控制，而获奖者少之又少，加之有高额的物质奖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荣誉，这一荣誉反过来又会刺激图书的出版和销售，给作家带来更大的利益，因此，争取肯认的竞争往往异常激烈。又因为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评价体系都在西方，而最想进入世界文学空间的往往是非西方作家，因此，“投西方所好”就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给指责者以口实，给作家以巨大压力。1987 年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之后就受到过这种批评；这也是汉学家宇文所安、安德鲁·琼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分别撰文《什么是世界诗歌——全球影响的焦虑》（1990）、《“世界”文学经济中的中国文学》（1994），主张要推倒世界文学话语所堆砌的城墙，抛弃这套游戏规则的原因。但如何能真正打破这种魔咒，我认为宇文所安和安德鲁·琼斯提供的并不是有效的办法。民族文学需要在世界文学空间中展示自己，这就像优秀的体育运动员都渴望参加奥运会一样。在全球化时代，已经不可能再关上国门，自产自销了。参与国际竞争是必然的，无从回避，也不能回避，国家如此，文学同样如此。因此，在世界文学空间里，我们不能从原作本质主义角度，把译本看成次生性的、依附性的，而应该将其视为原作的“重生”，是原作生命在异文化空间的延续和发展。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意义在此，燕芹这项研究的意义也在此。

燕芹 2013 年 6 月博士毕业，工作落实到北京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正当她将要谱写人生的新篇章之时，却不幸在同年 9 月因病去世。我为燕芹风华正茂的生命的陨落，感到十分悲伤，也借此机会向她的辞世表达深切的悼念。作为她的导师，我谨向过去关心、帮助过燕芹的文学院领导和同仁张健教授、过常宝教授、张清华教授、姚建彬教授等表示衷心感谢，